



·春节特辑·

年味是在岁月里咂摸出来的

□张彤

话说那是2022年的年三十傍晚,日斜天暮,人车稀少,路灯次第亮了起来,“过年”这件大事似乎马上就要发生。我却在便利店的窗边见到奇幻一幕: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儿正独自坐在临窗的小窄桌前,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。他的手边放着一桶方便面,盖上插着小叉子,徐徐冒着热气,可以想见那桶中之面正在一点点变软变糯。他的耳朵里有耳机,嘴巴上有口罩,我特地驻足细看几眼,没错,他看的正是那本《百年孤独》。

一个大小伙子在年三十这天,跑到便利店里边看《百年孤独》边等待方便面泡软,这个场景实在是不一般,像是摆拍的。可是,我前后左右观察一番,并无摄影团队,可见这是这个小伙儿的自主行为。我又揉了揉眼睛,细看一番,没错,这是实实在在的事,并不是幻觉。

这个便利店离我家挺近,我不时路过,几年间几乎每次到这里都会想起那天看到的一幕。我也禁不住猜测,是何种机缘成就了这么一个奇幻的画面。也许他只是觉得过年时家里太热闹,出来讨个清静;也许他这一年要在公司值班,没法回到外地的家,这天又无事可做,索性在这里看会儿书;还有一些我猜不到的“也许”,因为过年这件事十分盛大,在便利店的窄桌上泡面看书便显得有点不合时宜,更何况,他看的是一本孤独的书。

但我转念一想,其实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,过年还算不上是什么重要的事。我想起自己二十来岁时,对同事口中的“忙年”一词是非常不理解的。过年有啥可忙的呢?从前一过年就没有卖东西的,吃喝都得提前准备下,那时,市场经济已经很繁荣,超市大年初一都开门,也没必要备太多年货。到了现在就更别提,盒马、美团全年无休,只要你想要,蓝盈的黄盈的骑士们准点就给你送家门口了。有啥可忙呢?

可是心里这么想着,年龄一年年地长,现在到了年根时如果不忙起来,竟然不踏实了。去年,看着大家都在忙,我也跟着忙活了一阵,去市场上买了许多新鲜蔬菜,放进贮藏室里,结果过了一个年,家里也没做几顿饭,等到再想起贮藏室里的菜时,蒜薹已经开了水仙那么大的花,而放在盒子里的芹菜都自行水解又风干,打开盒子,只看到一条条浅浅的水渍,像白垩纪的化石一般。

尽管如此,还是得忙,因为不忙起来心慌慌。据我观察,许多人其实与我一样,在“忙年”这件事上,都是为了解决心慌慌的问题。过去的一年不容易,即将到来的一年还有的是麻烦事,新旧交替之际,搞个红红火火,既是给过去一个交代,又是给未来一个暗示。我曾看过一本关于脑科学的书里说,人对未来没有把握的时候,就需要让自己忙起来。虽然忙起来未必有什么结果,但是躺平是一定没有结果。忙起来就踏实,

而往往忙着忙着,日子就真的红火起来了。这就像许多人热衷跑步,开始时,可能只是为了解决长期伏案带来的不适,或者是为了减肥,而等到真正跑起来,发现奔跑本身就成了唯一的动力。所以,为了日子红火起来,到了忙年的时候,就应该忙起来。

过年是一个热热闹闹的事,一个人待在便利店里看书,显然不成体统。但是我想到这个场景时,不禁又对这个素昧平生的小伙子有些羡慕。无年可忙,说明无事必须操心,相信再过许多年,小伙子成家立业,他的父母年龄也大了,孩子越长越高,可能青春叛逆,如果再遇到所从事的行业下行,自己在公司里有个一官半职,那到了过年时,你拿鞭子打着他,他也不可能再跑到便利店里看书了。想到这里,我便在心里写了几句话送给他:多年以后,面对忙乱的除夕,他会想起那个在便利店里吃泡面的春节吗?

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多对《百年孤独》有独特感受,书中的箴言也常冒出来,比如有一句说,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,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。也正是这个原因,每到了过年的时候,人人都喜欢回忆。今天如果我们启动AI,生成一篇关于过年的文章,它百分之百要提到除夕夜的鞭炮,十岁那年妈妈给做的一件不合身的新衣服,要离家那年,父母给张罗的那顿年夜饭。这些回忆大同小异,主题就更加雷同——过去的年真有个年味,现在日子好了,天天都像过年,可是过年的味道却没有了。

过年的味道在哪儿呢?有一次春节前,我与几位艺术家一起到南方出差,那次去的时间挺长,回来的飞机上,每个人都在说过年的事。过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吃,艺术家们山珍海味都吃过,但回忆起来,得票最高的居然是“炸过的刀鱼,第二天再熥熥”。过年前,家家都会准备一些“炸货”,炸丸子、炸麻花、炸鱼,从前没有微波炉和空气炸锅,再要加热时就一熥了之。按说炸货图的就是一个脆,上锅过了水汽,面糊就塌了,如果反复熥上几次,还像起了水泡,品相不好,味道也与刚出锅时不是一回事,有啥可想念的?懂美食的艺术家大摇其头,他说炸鱼再蒸之后,淬去火气,别有一番味道。有的餐馆里已经专门开发这道菜,叫青蒸香炸带鱼,通过清蒸,将炸油融入汤汁里,鱼的味道口感均十分奇特。他虽然说得头头是道,但我相信餐馆里的清蒸炸鱼并不是记忆里的味道。味道也是一种复杂的感受,除了口舌唇齿之外还有场景与心境。过年吃“熥鱼”都是小时候的记忆,回忆起鱼时,多半也回忆起彼时的家。从前没有谁家能做到鱼现炸现吃,为了省省油,都是一次多炸一些,再吃便熥,那日子其实跟今天没法比。但日子再难也是父母的事,小孩儿到了过年时,都只是高兴,所以那熥过的炸鱼其实是与没心没肺的童年链接在一起的,只

能怀念,没法复刻。

我也常想起儿时的年。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,对我们来说,其实一放寒假就开始过年了。我家出门就是学校的田径场,时常人声鼎沸的运动场上此时空无一人,如果再下上一场雪,对面走过来几个行动缓慢,穿着臃肿的邻居,那就完全是我小时候画里的年。空旷的操场是我童年的画布,许多回忆都印在这块椭圆的画布上。我时常在这里把“窜天猴”横着放,点燃之后,火焰拖着长长的青烟,划出一道抛物线,在远处啪地炸响,跟想象中的导弹差不多。邻居家的孩子比我更能闹,他曾经约我一起在操场上放“二踢脚”,有时插进双杠里,发出震天响,惹得邻居们纷纷出来观看。他还曾把“二踢脚”倒插进跳远的沙坑里,因为积雪融化的缘故,此时沙坑已成泥坑,“二踢脚”的第一爆后,把前面的一节推进深处,几秒钟后,在大地深处传来一起闷响,软泥缓慢地拱起一个包,裂缝里则升起一缕缕的细烟。那些细烟看得我目瞪口呆,马上开始模仿,可惜软泥这东西,一摊一个样,终于我被炸了一身的泥水,等待我的自然是一顿奚落。

初到报社做记者时,每到春节来临之时,都要想方设法到央视去看春晚的彩排。春晚的带机彩排有好几轮,开始彩排时各个节目的时长还没有最后确定,导演也偶尔会让节目停下来,现场修改,所以彩排过了中午就开始,排到晚上十点也属正常。记得有一年,我采访完彩排,走出央视的大门时,正好下起了大雪,赶紧拦了一辆车回酒店。出租车师傅一路上跟我聊,说拉完这一单,就收车了,老婆已经点上了锅儿,羊肉都是现成的,再来瓶“二得子”,美!师傅说着看了我一眼说:“二得子”就是二锅头,你知道不?我从前特别喜欢跟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聊天,但这时饥肠辘辘,只盼着他赶紧结束关于涮肉的话题,便随便点了点头。车到酒店,看着黄色路灯下飘飘洒洒的雪花,在红墙的映衬下,十分凄迷。那次春晚的第一个节目是一首叫“把春天迎进来”的歌,大概是因为开场准备不足,这首歌的开头唱了好几遍才继续下去,所以,那旋律一直在我的耳边萦绕,与眼前的雪天形成对照。那时我才二十出头,还没想过成家的事,但是这一瞬间却让我认真地想了一回家的含义,我想,所谓的家,就是过年时大家一起看看春晚,下雪天,生起火来涮羊肉喝“二得子”的地方呀。这是最寻常的事,却又是最重要的事。

在一个家里,一年到头,没有比过年更大的事。过年又是一个系统工程,家人要团聚,老人孩子要开心。过完了除夕初一,还要串门走亲戚,家里忙活完,老同学老同事还得聚会一番。从前觉得这是寻常日子,平淡得乏味,随着年龄的增长,终于知道了日子的滋味,年的滋味就藏在这寻常的日子,平淡的时间里。



新年是人间烟火里的一抹嫣红

□董芹芹

一进腊月门,年味儿就如同一坛开封的老酒,醇香在空气中四处弥漫。火红的色彩成为生活的主基调。新年从远方赶来,风正吹向春天。地丰盈,万物灵长,世间的一切充满着希望,温柔而热烈。

年味最浓的乡村。乡村是无数人的根,是我们心灵温暖的港湾。那里浸润着人间烟火,那里充满了欣喜与期待。寒冬腊月,老宅在呼啸的北风里守护着村庄,大红灯笼高高挂,红色的光芒在水影里晃动,映照出人们的笑容。大红灯笼是新年里明亮的眼睛,也是中国年里最浓重的一笔。我爱这样的光影,这样的晃动,这样的中国红。它和我红红的新年旗袍相映成趣,把我融入了红色的海洋,在灯影里不期入梦,一帘旧影,一枕新年。

如果说新年是一幅画,那么办年就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赶大街集、买年货是大人孩子都向往的事。集市上,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,吆喝声、叫卖声连成一片。烟花爆竹、灯笼年画、烟酒糖茶、鞋帽衣袜摆满了集市。卖春联、灯笼、福字、挂历的应有尽有。红红的糖石榴连成一串串,仿佛串起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与礼赞。各种炸货冒着热气,在油锅里沸腾着,有些父老乡亲边走边吃,嘴角溢满了新时代农民的幸福。那些散落在乡村时光里的温暖,穿过岁月的窗棂,抚慰着每一个人的心。那时,一些游子像候鸟一样地归家了,带着一年收获,带着对故土的眷恋。集市上,久违的熟悉的面孔总能不期而遇。临近年关,家家户户在家里忙着杀猪过年,炸炸货,做豆腐、包子、做馒头、蒸年糕、熏烤鱼,忙得不亦乐乎。一家人一起欢欢喜喜地贴福字,贴春联、贴红窗花,挂红灯笼,做年夜饭、喝老酒、打红色的中国结、放鞭炮、剪纸、贴年画、请神、祭祖、守岁、拜年。红红火火,欢欢喜喜,张灯结彩,忙忙碌碌,碌碌忙忙,不亦乐乎。家被装扮得通红一片,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。时光安静地往前流淌着。

除夕,围炉守岁。一家人团坐在一起,灯火可亲,人更可亲,边欣赏春晚,边品尝美味佳肴,举杯共饮,无拘无束,谈笑风生。这样的夜晚,围炉夜话,其乐融融。我想这样的时刻,一年来为了生活而奔波的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,所有漂泊的灵魂都有了归宿。一年的希冀、一年的拼搏、一年的经历、一年的相遇、一年的悲喜,所有的一切都已过眼云烟,成为历史;所有的情绪都有了安放的河床,祥和静谧;所有的乡愁都在这个渺小的村庄里融化成水,荡然无存;所有的泪水都带着喜悦,一去不复返;所有的拥抱都那么充满着力量,孕育着希望;所有的“干了这杯酒”都那么充满了真诚,朴实无华;所有的委屈都在亲人宽大的怀抱里安睡,大爱无疆;所有的团聚都充满了喜悦和祥和,飘出院子。

新年,是春天的翅膀,雪也是。“瑞雪兆丰年”预示着新年的好彩头。有时,天空会飘起圣洁的雪,整个村庄会被雪覆盖,犹如棉絮般的洁白,洋洋洒洒地飘荡着新年的喜悦。

新年,是日子打了个结。新年,是一场盛大的仪式。新年,是孩子们甜甜的祈盼。新年,是大人们心灵的一场远行与放松。

新年是喜悦,是团聚,是祝福,是祥和交织的重要节日,是亲朋好友重逢后的喜悦,是人间烟火里的一抹嫣红,是人们对美好生活期待的起点,是流动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传统文化。

新年,是岁月里开着的一树繁花。风一吹,便暗香盈袖;用心回味,便能装帧成一幅长长的优美画卷。

春节与年

□江舟

春节将至,天地喜庆,人间向往。春节是来年的新生,是明天的起始,是美好的憧憬。春节的日子里,有春晚、有祝福、有聚会、有红包,有合家团圆,也有岗位坚守,到处都是和谐,到处都是精彩。春节一到,上年的不顺都将挥去,来年的愿景接踵而至。

我有时想,这样的春节,似乎有些千篇一律。随着年龄逐渐增长,竟对春节逐渐淡忘。而对年的回忆,却愈加深重、愈加浓烈。对春节的期待,已满是对年的回忆了。

回忆,在除夕的旅途中闪现,在年夜饭的蒸腾中闪现,在噼啪鞭炮的鸣响中闪现,在磕头作揖的拜年中闪现,在数着指头走亲戚中闪现,在暖煦微醺的炕席上闪现……

最有趣味的回忆,是少时的回忆。在那久远匮乏的年代,任何一项简陋的活动,都能积攒起无穷的乐趣。任何一项眼在大人屁股后面的仪式,都呈现出困乏和难以忘却。而现在那些过年中的项目活动、家务仪式,似乎都不需要了、被扫除了。凡是缺失的,都统统进入了回忆里。

回忆甚至也包括,那过年时满载而归的急迫和喜悦。有哪一个子女,不想把自己一年的成就和收获,展现在父母面前。其实,那满桌子由父母和儿女精心撺掇拼凑出来的年夜饭,比起平日酒肆里的饕餮盛宴,肯定逊色不少。但年夜饭却是传统味道、集体劳作、山珍海味的集大成者,是一大家子几十年来的家风传承。

最值得回忆的,是对人的回忆。尤其对逝去至亲的回忆,在过年的日子里最是强烈——这无关乎年代远近,一切都是浮现,一切都是栩栩如生。这回忆又总是由近及远,那些最终的痛苦和折磨,始终会第一个跳将出来,萦绕着纠缠着,将你得大脑和心脏紧紧捆扎在一起,直到潸然之后才会释然。

始终回忆,是不可取的。它会让你心思陈旧、因循固执、不求进取。就像“年”这只猛兽,过去我们供养它,箪食壶浆,备好酒肉,放置门外,直到初一早晨“年”饱餐后,才会扬长而去。现在,我们身板硬了,不怕“年”了,敲锣打鼓一阵响,把它赶走就是。

我们得一切往前看,快乐过好每一个春节。美好的事物总在前方,总在明年。它们叫作“新春”。



■《蛇来运转 行稳致远》
姜平林

春节的气味

□王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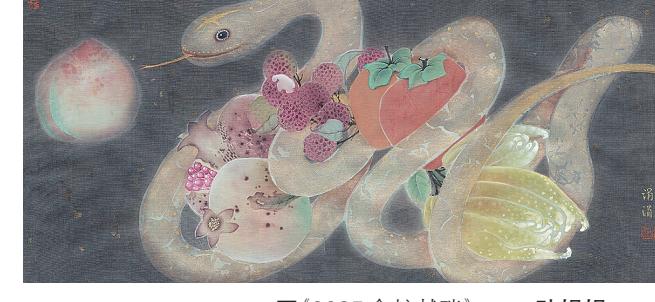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这个世界每天都散发着各种气味。哪种气味最受人们关注,又是哪一天的气味最令人难忘,最为美好?华夏儿女的回答,一定是春节。

春节的气味是浓香的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,有粮吃、能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,风调雨顺就是最美好的心愿。“尝闻秦地西风雨,为问西风早晚回。白发老农如鹤立,麦场高处望云开。”古老的岁月里,有多少人在热望,在祈祷。春回大地对渴望温饱的人们来说,充满了期待与憧憬。如今,中国式现代化,拥有了最可靠、最深厚、最持久的力量源泉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没有衣食住行的忧虑,没有“靠天生存”的担心。当春暖花开时节到来,当大地一片生机勃勃,当黄土地里长出了绿芽,当丰收的景象展现在面前,天空中便会飘洒着浓郁的气味。那是一颗颗果实散发的醇香,那是一株株果树带来的醇厚的甘甜,令人愉悦,使人心醉。

四季春为先,春节是希望的源头,365天的驱动力。美好的一年召唤着人们昂首阔步,走得坚实,有力量,有风采,有底气。春节的气味是鲜美的。不管是风清日丽,还是雪花飘飘,也不论是寒风习习,抑或云雾缥缈,春节在人们的眼里永远是最鲜美的。陆游曾在除夕之夜写下:“北风吹雪四更初,嘉瑞天教及岁除。半盏屠苏犹未举,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春节,人们把周围的世界装扮得艳丽无比。吃的穿的用的玩的,都赋予了崭新的内容,连馒头都做成了“艺术品”,委婉而巧妙地折射出人们欢悦的心境,更不要说那一幅幅浸透着美好祝愿的“福”字,一张张充满智慧和文气的对联,以及展示着各种意愿的剪纸、年画,还有欢腾不已的舞狮子,踩高跷,跑旱船了。视觉里产生的靓丽,令人喜爱,令人醉心,更令人对未来寄予了无限美好的想象。

春节的气味是甘甜的。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。吃饺子、吃汤圆,喝美酒,尝美食。年夜饭本身就寓意着团团圆圆,和和睦睦。祖先们的祈祷、祭祀、祭拜、歌舞以及礼乐,最终都是归结到“和美”之上。世界上最幸福的事,莫过全家人欢聚在一起。春节,像一盏明灯,一座灯塔,一面旗帜,召唤和吸引着天南海北、世界各地的亲人向“家”的方向聚拢。春运的飞机、列车、轮船、汽车,加之个人的私家交通工具,在春节前夕,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风淡云清的天空中,碧波荡漾的大海、江河里,以及蜿蜒曲折的高架桥、高速路上。再辛苦,无人叫苦;再疲惫,无人喊累;再憋屈,无人抱怨。人们的心思、目标、愿望就一个:回家。一想到家,心窝里流淌的一定是美满、甜蜜,眼前呈现的必定是熟悉的院落、清秀的山村和温暖的房屋。家虽相隔“万水千山”,但一直就在眼前,在魂牵梦萦的思念中,在刻骨相思的挂念里。当推开大门的那一刻,当见到亲人的那一瞬间,当全家人相拥在一起的动人一幕出现,当在热气腾腾的饭香中团团围坐,共同举杯告别昨日,迎接明天时,多少人的眼睛里饱含着激动的热泪,又有多少人的喉咙里滚动着炽热的话语。此时此刻,无数人的感受化为一体: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温馨,如此的甜美!

春节的气味是清新的。春节一派喜气洋洋,大地焕发出一



■《2025金蛇献瑞》
孙娟娟



■释文:
金蛇献福。
朱国涛 刻